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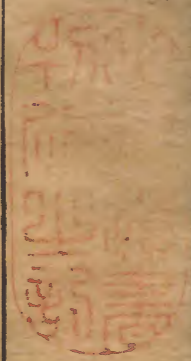
和書門
二八七〇六
二一八
冊交通號類

庫文閣内
史傳
和
二八七〇六
二一八
架冊號
内閣文庫
番號和 28706
冊數 21 (1)
函號 269 89

269-89







日本外史

賴氏藏板

賴

淺草文庫



Handwritten text in cursive script (sōsho)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 including the title '日本外史' and other characters.

日本外史

賴氏藏板

淺草文庫



Handwritten notes in cursive script (sōsho)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海福' (Umi Fuku).

吉凶形兆
謂之兆朕
字从自

自己の免いしは神を
のつゝ遠正理子孫あり
如く一は是ハ朕兆の兆ナ
み如く申すものごとく
短當りて中を以て

を我は是を今と致し
力のハ遠の史を以て
如く不思ふことあり
後乃人志福を以て
あはれ

文正公手書

風月好

[Faint handwritten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布衣賴襄謹再拜白

少將樂翁公閣下。襄嘗讀宋蘓轍上韓魏公書。愛之。以為自昔進言於當世王侯者。太抵有求而自售。識者所醜。獨轍倖魏公人物。比之名山太川。欲接其言。貌以養已作文之氣。言雖近狂。其澹泊無求。可知也。雖然。魏公是時。猶當路秉權。人將疑轍之有求焉。閣下。今代之魏公也。而勇退高蹈。久處閑地。使襄學轍所為。可以無嫌矣。特貴賤懸絕。不

啻如轍於魏公。則徒仰而心嚮之而已。今茲尊嫡君侯膺

幕命。入朝謝

大拜之恩。襄伏在草莽。側聞盛事。而不圖邸吏帶

閣下之命。來就襄家。取所著私史。欲賜覽

觀。禮意殷勤。愧悚交至。夫襄不敢求於

閣下。而

閣下求於襄。襄之榮大矣。復何所嫌而辭避

乎。雖未接警效。聞其詞命。亦可以自壯。

於是忘其蕪穢。出以納下執事。又敢有所瀆告。轍書稱史遷文有奇氣。他日自作古史。則論遷之疎略。輕信淺陋。無識。夫遷官太史。總領天下文籍。猶不免疎略之譏。况如襄以寒陋一書生。獨力罔羅古今。其不自揣。而招大方嗤笑。必也。然少小嗜讀國乘。每病常藩史之浩穰。又恨其有闕。至近代之事。與夫

隆治之所由。非無先輩撰著。又未有晰其端緒。綜各家終始者。於是私做遷史世家。而加詳

備斷自源平氏。至於今代。間以中興諸將。及割據群雄。關係治亂者。家別紀之。或錯而合之。要覽其成敗盛衰之狀。與臣屬謀戰忠邪之跡。取其大體最明確者。若夫博引旁搜。辨折錙銖。世自有其人。以爲非衰輩所及也。至其義例。蓋亦有貽淺陋之嘲者。事繫一姓之下。而不有統紀以總之。列將家而雜以雄長。舉今代而稱謂論說。如矢尊崇者。是自有說焉。夫右族迭興。甲起乙仆。以成海宇

之沿革。而事不必關於

王室者。我中世以還之國勢也。故依實創體。以形世變。而其中貫以

帝系年號。以表條理。至太義所繫。必用特書。雖厠權豪於元帥。隨成敗次第。而因署題。以見統屬。而載之事實。名分截然。讀者自能見之。至若今代稱謂。則謹據

奕葉名爵。天下公行之稱。名實輕重。按跡可知。不敢私撰名號。以贖今代。而昧後世耳。

目。閱首至尾。睹其得失之相形。明其分裂紘
合之所漸。則今日無前之

功德。有不待言者。又不敢喋喋頌贊。使人疑其
諛與溢。自謂敬之至也。凡是襄區區撰述之
本意。不可不為

閣下一言之。野人朴直。以所謂無求之心。著
書。取其簡約。自便省覽。始非謀公之世也。所
以引据剪裁。皆成一家私乘之體。至寫錄體
貌。又一倣古史。不肯學輓近之文縟。是以拮

据二十餘年。藏之篋笥。未嘗示人。今乃得

閣下之寓目。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真意外之
幸也。襄雖無求於今日。而不無求於千百載。
非經

大賢之鑒識。不足以保其傳也。然苟得流傳。
不別今與後。其損益於世道人心。尤不可不
加謹。襄也病羸。不能効力父母之邦。况敢望
有益於世。然生遭此極盛之運。以其庸陋之
筆墨。裨補萬一焉。則不負為太平之民也。蘇

輟謂魏公苟以為可教而教之則幸矣。

閣下其亦有以教襄焉冒瀆尊嚴惶惧無

已。

文政十年丁亥五月廿一日布衣賴襄謹再

拜白。

外史例言

一此書本欲志將家興廢以為闕外一典。然元弘延元之後。附屬官軍者。不可謂之非武族而畧焉。元龜天正之際。割據方隅者。不可謂之非元帥而舍焉。舍焉畧焉。則當時之事。有不觀其全者矣。平氏始之。北條氏終之。闕此二者。源氏之事亦為不備。故源足利織田豐臣四家。與我德川氏。則卷分上下。或成數卷。而其餘者。皆單一卷。以見差別。不附其後。而插其間者。欲使讀者

覽成敗分合之次第也。

一此書要詳各家興廢以資覽觀不敢立本紀如正史特其中以帝王年號幾年幾月表明條理耳嘗欲作年表大事記剋之未果也。

一署正記前後記者以示名分不可混也使觀者勿以獎姦雄譏之。

一中世以還風氣東遷歷數興廢而後大成於我德川氏致今日太平極盛之治生於今日者不詳從前喪亂或不自知其生之幸也讀此書者

自首卷漸次覽閱以至末編自能見之不必喋喋頌贊也。

一以國朝例言之源平爲姓足利北條爲氏以西土例言之源平爲氏足利北條爲族要不可混也然列而稱之因襲既久常藩之史亦無所分今亦循其例曰某氏某氏不復甄別讀者詳其事跡不患不辨之矣。

一中興諸將以楠氏爲主自餘隸之新田氏又未嘗膺上將之位而置之足利氏之上雖兵部卿

之親。北畠氏之貴皆繫其中。不復拘其資望崇卑。及相紆屬與否。蓋正史自有體裁。不可得云云。此以家乘故得伸其私心。以發幽光耳。

一近古雄長。不止四族。如里見佐竹伊達最上之於東。大友島津龍造寺長曾我部之於西。皆是。然土地之大事跡之繁。莫之與京。或暴致強大。亦旋興旋廢。而其事不必關係天下治亂。則不復別記。特於四氏語中互見之。

一武田上杉。以敵國合其傳。似不倫也。然不如是。莫以能盡其爭鬪之情狀。如太史公叙魏其武安之意。

一近時諸儒。於非君非臣之間。別造名號。左支右吾。議論蠡起。雖曰崇之。其實黷之。襄則不敢焉。今之所著。斷然據左氏紀齊晉。漢書紀霍氏之例。皆用見今公行之名。以直書其實。名實之際。使讀者自見之。不復私撰稱謂。以昧後世耳目。抑吾輩文字。何干天下名義。然自我亂之。亦心所懼。後之君子。必有取此言焉。

日本外史 卷之三
一 歸有光云。史記合傳。本是一滾寫。分頭別項。出於後人。此說爲是。然分其頭緒。可便省覽。此書合傳。做史記體。而寫樣故仍俗本。如楠氏及武田上杉是也。
一 此書做史記世家。而詳略迥異。猶包三國諸臣傳於劉曹孫語中。又不殺其事跡。而務省約。故致卷冊彭亨。頭緒煩數。讀者靜心熟閱。不患不了了。蓋此間有宇宙未曾有之國勢。叙之當用宇宙未曾有之文辭。

一 源平諸臣。系譜本末。就各語中。首尾照管。略使可概見。細川上杉等之於足利氏亦然。至於今時列國之先。毛利長尾等。自有別志。其餘錯出於織田豐臣德川三家中。至德川氏勲舊。則具於德川語中。皆是例也。

一 中世以後。將士有濫稱官號代字者。有通稱小字者。今槩從刪殺。獨舉姓字。尚簡省也。其間又有以字著稱者。又有事跡中須舉字者。特表之。其佗當竝異日。盡注其傍。

各家事跡。有甲是乙。非疑出愛憎者。其無大異同者。兩存各語中。使讀者照對審察。

一叙是傳。則稱謂言語。皆如私是人。是紀傳躰耳。如史記傳項羽。不得爲當代變其躰。觀此書者。幸諒之。

一古史於當代之事。不必提書闕字闕畫。蓋史躰爲然。又臨文不諱之意也。爲之者。始於明清。雖臣子之禮。而近於繁縟佞諛。今不敢從。一父母之邦。稱呼異例。亦私書之躰耳。觀者諒之。

一古人云。讀史記。一事紀中有之。傳中亦有之。易於記識。如通鑑一見輒沒了。是紀傳之所長也。如此書叙關原一役。織田豐臣毛利上杉。皆舉其概略。而後特詳於末編。不避重複。其他皆類此。

一自幼至老。所嗜在此。所讀不下數百部。就中常藩國史成績。及東府諸家所著。引證宏博。考索明覈。故因以爲根據。力可及者。盡檢其所原。時補萬一之遺。又有私心不敢從者。不盡疏辨。極

知其多疏繆脫誤。又照管不及。交相矛盾者。疎
正於博雅耳。

一 凡事跡。領其大意。而馳騁顛倒。期於明瞭。故不
能一一注其所出。

一 凡叙事。雖已入前人雅文者。其可變者變之。以
成一家言。然事詞允當。不可易者。不得不依舊。
非敢勦襲也。大抵主明白質實。直寫情勢。不敢
文飾。

一 序論論贊。皆言其不可已者。自叙編述之意。或

取與叙事相發。不敢甚高論。卽有與前人雷同
者。亦存而置之。不必標新領異。

子成氏識



日本外史引用書目
例言
七
東山
片

日本外史引用書目

神皇正統記
今昔物語

陸奥話記
奥羽軍記

將門記
純友追討記

後三年合戰草紙
保元平治物語

平家物語
長門本平家物語

源平盛衰記
東鑑

承久記
太平記

日本外史引用書目
一
賴氏藏

田村妙子
参考書目
東正藏片

異本太平記 參考太平記

太平記綱目 櫻雲記

伯耆卷 菊池軍記

關城書 保曆間記

梅松論 花營三代記

足利治亂記 室町殿日記

明德記 應永記

富士御覽記 北山行幸記

椿葉記 永亨行幸記

長祿寬正記 嘉吉記

結城戰場物語 應仁記

應仁略記 應仁別記

重編應仁記 文明一統記

鎌倉大草紙 細川勝元記

細川政元記 三好成立記

三好別記 松永記

十河物語 宍太記

光源院記 赤松記

日本外史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北條五代記	房總治亂記
豆相記	相州兵亂記
河越記	國府臺前記
國府臺後記	北條早雲箇條書
里見軍記	蘆名記
伊達成實記	最上記
山形記	東國太平記
甲亂記	甲陽軍鑑
武田三代記	北越軍記

謙信軍記	河中島合戰記并圖
北國太平記	上杉輝虎注進狀
中國治亂記	陰德太平記
江就記	毛利家記
筑紫軍記	別所長治記
長曾我部元親記	九州治亂記
信長記	織田真記
立入宗繼記	太閤記
天正記	豐鑑

日本外史 一 月書錄 二 續氏城反

三河外史
卷之八
三河外史
三河外史

小松記

嵩極記

淺井軍記

朝倉軍記

江北記

江濃記

蒲生氏郷記

惟任退治記

柴田退治記

余吾莊合戰覺書

紀州發向記

島津家記

朝鮮軍記 并圖

朝鮮征伐記

高麗陣日記

朝鮮物語

清正記

前田軍記

黒田長政記

細川忠興記

將士美談

武邊物語

武家閑談

武者物語

武將感狀記

武家高名記

武家盛衰記

老人雜話

故老物語

大河内秀綱物語

三河記

三河物語

松平譜

徳川記

創業記

藤澤寺縁起

三河外史
卷之八
三河外史
三河外史

松榮紀事

家忠日記

增補追加家忠日記

關原記

關原軍記 并圖

關原記大全

關原外記

石田記

石卯餘史

駿府政事錄

東照宮御遺訓

御遺訓附錄

御遺誠

慶長記

慶長一紗記

慶長日記

元和記

四戰紀聞

三形原合戰記 并圖

小牧合戰圖

大坂記

大坂軍記 并圖

難波戰記四種

冬夏日記

秀賴記

大坂首帳

若江合戰記

大坂冬夏陣覺書

樫井合戰記 并圖

淺野家記

淺野家臣記

小幡景憲事記

酒井家記

本佐錄

落穂集

日本外史

一冊書

五

領氏域

玉露叢

玉滴隱見

岩淵夜話

武野燭談

柳營秘鑑

諸家大秘錄

諸家深秘錄

君臣言行錄

續日本紀

續日本後記

文德實錄

三代實錄

今義解

類聚三代格

延喜式

姓氏錄

三善清行意見封事

職原鈔

皇胤紹運錄

尊卑分脈

公卿補任

武家叙任

大系圖

武家大系圖

足利系圖

細川系圖

德川系圖

上杉系圖

貞永式目

建武式目

知譜拙記

主圖合結

武鑑五種

水鏡

扶桑略記

日本外紀

月書

六

賴氏

反

世繼物語

榮華物語

續世繼物語

增鏡

宇治拾遺

玉海

百鍊鈔

愚管鈔

古事談

續古事談

著聞集

十訓鈔

徒然艸

愚昧記

後愚昧記

康富記

親元記

祇園執行日記

東寺執行日記

吉野拾遺

義貞記

菊池武朝申狀

吉野事書案

新葉集

宗良親王集

大日本史

大日本史贊藪

國史實錄

烈祖成績

藩翰譜

王代一覽

鎌倉將軍譜

京都將軍譜

織田信長譜

豐臣秀吉譜

日本外史

賴氏藏板

東照宮年譜

年譜附尾

武德大成記

武德安民記

武德編年集成

東遷基業

東遷成基

大業廣記

元史

明史

明史紀事本末

懲忿錄

皇明通紀

皇明實紀

兩朝平壤錄

中山傳信錄

和漢合運

異稱日本傳

木下長嘯集

羅山集

讀史餘論

五事略

保建大記

本朝通紀

中興鑑言

制度通

南留別志

駿臺雜話

通語

逸史

常山紀談

稱謂私言

日本外史

續氏藏板

日本外史
目錄
卷之三

常山謫記	源氏正記	源氏前記	平氏	卷之二	源氏正記	源氏上	卷之三
...

日本外史目次

卷之一

源氏前記

平氏

卷之二

源氏正記

源氏上

卷之三

日本外史 目錄

源氏正記

源氏下

卷之四

源氏後記

北條氏

卷之五

新田氏前記

楠氏

卷之六

新田氏正記

新田氏

卷之七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上

卷之八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中

卷之九

日本外史

卷之九

源氏藏板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下

卷之十六

足利氏後記

後北條氏

卷之十一

足利氏後記

武田氏

上杉氏

卷之十二

足利氏後記

毛利氏

卷之十三

德川氏前記

織田氏上

卷之十四

德川氏前記

織田氏下

日本外史

續氏載

卷之十五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上

卷之十六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中

卷之十七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下

卷之十八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一

卷之十九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二

卷之二十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三

日本外史

頼氏藏版

卷之二十一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四

卷之二十二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五

日本外史卷之一

源氏前記

平氏

外史氏曰。吾讀舊志。見鳥羽帝時。數下制符。禁諸

州武士屬源平二氏。曰。太權之歸將門也。其在此

時。歟及讀二善清行封事三。陳宿衛豪橫之患。乃知

制度之弊。其來久矣。非宜始於此也。蓋我朝之初

建國也。政體簡易。文武一途。舉海內皆兵。而天子

爲之元帥。大臣太連爲之禰裨。未嘗別置將帥也。

滑行大
學頭式
部大輔
終參議
官內卿

豈復有所謂武門武士者哉。故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天子必親征伐之勞。否則皇子皇后代之。不敢委之臣下也。是以太權在上。能制服海外。施及三韓。肅慎。無不來王也。及至中世。摹倣唐制。官分文武。乃特置將帥。六衛之將。將天子親兵。而兵部居八省之一。建左右馬寮。以畜貢馬。而邊要之國。諸郡皆有軍團。三分一國之丁。而取其一。五人爲伍。伍二爲火。火五爲隊。隊二爲旅。旅十爲團。各有首領。下火六馬。便騎射者。特爲騎隊。皆任守令簡

黠。衛京戍邊。按簿差遣。每舉征伐。令沿道諸國。須契勅勘合。凡征行萬人。乃有將軍。有副將軍。有軍監。有軍曹。有錄事。每總三軍。太將軍一人。太將出征。必授節刀。臨軍對敵。首領不從約束者。皆聽專決。還日。具狀以聞。建勲位十二等。論功酬賞。而罷其兵。凡其器仗。藏于兵庫。出納以時。皆管之於兵部。中朝制兵。太略如此。雖不及上世之旨。其防亂慮禍。可謂密矣。是故有事。則下尺一之符。數十萬兵馬立具。而平時散歸卒伍。爲之將帥者。或自文

吏出臨兵陣。畢事而歸。脫介冑而襲衣冠。未嘗有所謂武門武士者也。及藤原氏以外戚世執政權。卿相之位。非其族人。不擬。官論品流。因習成俗。庶僚百揆。繫世其職。而將帥之任。每委源平二家。於是乎。始有武門之稱焉。光仁桓武之朝。疆場多事。寶龜中。廷議汰冗兵。殷富百姓。才堪弓馬者。專習武藝。以應徵發。其羸弱者。皆就農業。而兵農全分。至貞觀延喜之後。百度弛廢。上下隔絕。與羽關東之豪民。以軍功。至六衛舍人者。或坐制鄉曲。不勤

宿衛。而守令莫之能制。清行所謂非六軍貔虎。而爲諸國豺狼者。所在皆是。平居藏甲蓄馬。儼然自稱武士。於是乎。始有武士之稱焉。自從天慶。馴致寬治。源平二氏。數鎮東邊。每用此輩。以奏功效。而各有所習用。以相隸屬。因襲之久。如君臣然。自是其後。苟有事。輒命之二氏。二氏各發其隸屬赴之。如探物於囊。不復煩選將徵兵。而討伐勦誅。莫不立辨。廟堂之上。務取恬熙。不憂其勢之積重不同。方且延爲爪牙。以相傾排而已。鳥羽之下。此令也。

如察其弊者焉。而不窮弊之所由。於救之之術。蓋已疎矣。當是之時。源氏有梗命者。勅平氏討之。平氏有難制者。令源氏誅之。更相箝制。以爲得控馭之術。而不知異日搏噬攘奪之禍。又基於此。敗壞古制。苟媮一時。皆足以自取困蹙也。抑戎事。民命所繫。而兵食之權。不可一日去國。先主之必躬親之。其旨深矣。今委之。一二宗族。又賤其事而不省。至於別其品類。不齒之朝廷之上。甚則奴僕視之。曰。是武門耳。是武士耳。及其論功行賞。或恡而不

與。嗚呼。幾何其不相率以自弁於法度之外也。特以積威所約。抑不敢發爾。至於保元平治之際。乃乘釁而起。潰裂四出。不復可收。橫流之極。終致失其千歲不拔之權。而授之嚮所奴僕視者。可勝慨哉。吾作外史。首叙源平二氏。未嘗不歎王家之自失其權。而國勢之推移。有非人力所能維持者。因世變以見得失。後之憂世者。將有以留心焉。平氏出自桓武天皇。天皇夫人多治比羅宗生四子。長曰葛原親王。幼有才名。長而謙謹。好讀書史。

高見無官無位

赤旗

鎮守府

將軍良

將下野

守良兼

將門

相馬小

次郎將

門

貞盛時

左馬允

觀古今成敗以自鑒叙四品任式部卿子高見孫
高望タカノミ高望賜姓平氏拜上總介子孫世為武臣其
旗用赤高望四子國香良將良兼良文並任東國
守介鎮守府將軍國香子曰貞盛材武善射為左
馬允良將子將門性桀黠倚攝政藤原忠平求為
檢非違使忠平不省將門怒去之東國據相馬里
劫掠常陸下總時國香為常陸大掾良兼為下總
介皆與將門有隙承平中將門終攻殺國香將門
之在京師也嘗詣敦實親王從兵可五六騎適貞

盛亦來謁會將門出門貞盛謂人曰將門必生事
天下者今日恨不率士卒即率士卒者當擊殺之
至是貞盛弃官而東欲復父仇與良兼及從弟良
正共攻將門不利貞盛謂是私鬪也不若受敕討
之將還京師有所請將門要擊之信濃貞盛大敗
脫身入京師已而良兼卒將門乃據下總遂襲執
常陸介藤原維幾取常陸武藏守興世王兇險喜
亂往說將門曰關東八州沃饒而四塞可據以霸
天下夫取一州誅取八州亦誅誅一耳顧公安所

日本外史卷一
藤原純友傳

將門登殿
山瞰皇城

天慶二年

決將門大悅。延為謀主。遂攻下野。上總武藏相摸。悉下之。弟正平諫曰。帝王有命。不可妄冀。願熟圖之。將門曰。天縱我以武。吾取帝位。孰能拒之。乃建偽宮於下總猿島。置文武百官。初將門與藤原純友者友善。嘗同登比叡山。俯瞰皇城曰。壯哉。大丈夫不當宅此耶。遂與謀反。謂純友曰。他日得志。吾王族當為天子。公藤原氏能為我關白乎。至是。純友為伊豫掾。任滿不還。據海島為盜。以遙應將門。潛遣人入京師。行火坊市。京師戒嚴。時天慶二年。

三年
右衛門
督忠文

下野掾
秀鄉

也。三年。朝廷拜參議藤原忠文為征東大將軍。率諸將東伐。發東海東山兵。募以重賞。而任貞盛常陸掾。發兵討將門。將門聞之。率兵索貞盛於常陸。不得。乃散其衆。獨以千餘人。至下野。下野有押領使藤原秀鄉。世為大族。及將門起兵。往見之。將門方梳髮。捉髻而出。欵接之。命食共食。飯粒墮前。拾而食之。秀鄉知其輕率。不足與有為也。乃從貞盛。貞盛窺將門無備。與秀鄉合兵四千餘人。急襲之。將門遽出拒之。大敗。貞盛乘勝疾攻。將門欲誘之。

日本外史卷一
貞盛傳

平將軍
下野守
維衡
散位致
賴
四天王
常陸介

險阻。走據島嶼山。貞盛火其營。大戰于山北。將門以見兵四百騎死鬪。貞盛麾兵蹙之。將門獨身出走。貞盛叱咤追馳。射中其右額。墮馬。秀鄉斬其首。興世王以下。悉伏誅。梟于京獄。八州皆定。而純友尋平。忠文等皆途還。貞盛以功叙從五位上。後遷從四位下。任鎮守府將軍。兼陸奥守。世呼曰平將軍。貞盛四子。季維衡最勇。與平致賴。源賴信。藤原保昌。齊名。稱四天王。任下野守。後私與致賴鬪。謫徙淡路。貞盛又養從子維茂。亦勇敢。亞維衡。維衡

賴信
大和守
保昌
維茂出
羽介鎮
守將軍
稱餘五
將軍
驛鈴
天仁元年
大治
備前守
正盛
五節豐明
節會

曾孫正盛有武幹。時平氏與源氏並為武臣。而源義家樹功邊陲。宗黨尤強。其長子義親為對馬守。剽掠九州。殺官使。流隱岐。逃歸出雲。殺吏奪貢賦。勢甚猖獗。於是詔正盛為追討使。賜鐸鈴。率兵討之。與義親戰。斬其首。梟于京獄。時天仁元年也。正盛生忠盛。忠盛居伊賀伊勢之間。為人眈一目。太治中。山陽南海盜起。忠盛追捕有功。事白河鳥羽二上皇。並有寵焉。鳥羽上皇建得長壽院。以忠盛董役。役竣。除但馬守。聽昇殿。舉朝憎之。謀以豐明

日本外史 卷一 賴氏 歲次

十一月
中旬
日薦新
稻於唐
有宴
左兵衛
家貞
伊勢
伊勢

節會乘暗刺之。忠盛曰：朝則蒙詔，不朝為怯。其辱宗一也。乃帶刀而入。家人平家貞與其子家長、衷甲從焉。吏訶止之。家貞對曰：主君有戒心，臣將與之同死。吏不得止。忠盛昇殿，就闇拔刀。刀光外射，衆大畏，不敢發。及宴，名忠盛命舞。衆歌曰：伊勢甕子醋瓮，蓋國音甕子通平氏。醋瓮通眇也。忠盛愧之，不終宴退。呼主殿司，脫刀授之而出。衆劾奏忠盛帶劍上殿，以兵自衛。請正典刑。上皇驚，名忠盛問之。對曰：臣之家人聞道路之言，尾臣而來，不使

仁平

參議經
盛
中納言
教盛
右馬頭
家盛
大納言
賴盛
麥稗代笠

臣知。唯陛下斷其罪。如其佩刀，請問之主殿司。主殿司進刀，木刀塗銀也。上皇嘻曰：忠盛用意良苦。以死衛君，則武人之習耳。遂無所問。忠盛累遷，以正四位下。刑部卿。卒於仁平中。忠盛有七子。曰清盛、經盛、教盛、家盛、賴盛、忠重、忠度。而清盛最極寵貴。初，忠盛之事白河上皇。上皇有嬖姬，居祇園祠傍。嘗夜幸焉。雨甚，覩鬼髮如束針乍覩乍失。命忠盛射之。忠盛捕而視之。一老僧束麥稗以代笠，提火器行吹之。曰：將上燭于祠也。上皇謂忠盛膽勇。

日本外史

賴氏

薩摩守
忠度

清盛

鳥羽法皇

崇德帝

白河法皇

叔父兒

可倚。益有寵。所幸宮人兵衛佐局與忠盛私有身。上皇即賜之曰。生女則朕取之。即男也。卿以為子也。宮人免身生男。是為清盛。後更娶妻。生家盛。賴盛。清盛出依中御門氏。大治中。任左衛門尉。累遷至從四位下。安藝守。航海赴任。有魚入其舟。或曰。興家之兆也。先是鳥羽太子受禪。是為崇德帝。帝母璋子幼。養於白河法皇。鍾愛之。及長不衰。頗涉物議。鳥羽是以不子。視崇德也。戲目之曰叔父兒。鳥羽寵姬曰得子。號美福門院。生皇子體仁。今崇

近衛帝

後白河
惡左府

法性寺

閑白忠

通

保元元年

六條判

官爲義

德養為太子。四歲受禪。是為近衛帝。帝崩。崇德希復位。崇德皇子重仁又長而賢。中外屬望。而美福以近衛蚤世。為出咒詛。乃密勸鳥羽立崇德同母弟雅仁。是為後白河帝。朝野駭然。崇德憤恚。名左大臣藤原賴長。語之以情。賴長慧黠。世稱惡左府。與兄忠通爭權不逞。欲使上皇復位而已。專柄也。乃愆患舉兵。物情恟然。保元元年七月。法皇崩。即夜葬之。上皇遂舉兵據白河殿。源為義等屬之。法皇豫度有變。遺命諸將當名者。清盛不與焉。蓋以

右馬助 忠政
安藝次 官基盛
宇野七 郎親治
下野守 義朝
少納言 入道信
西鎮四 郎爲朝
二將一 爲伊藤

忠盛未妻傳重仁也。美福曰：安有強如平宗而不名乎？遂名之。清盛舉其宗，應名焉。叔父忠政獨赴上皇宮。清盛義子基盛爲檢非違使，掄上皇黨源親治于宇治。已而救源義朝，攻白河殿，留清盛等衛宮。少納言藤原通憲奏使清盛同往。清盛長子曰重盛，從父攻其西門。西門將源爲朝善拒，我先鋒二將爲其所射殺。清盛曰：吾受命，不必此門。重盛不肯曰：擇敵而進，豈武臣所爲乎？兒請當之。清盛令兵士擁止重盛，與共攻南門。白河殿陷，上皇

五爲 伊藤

二條帝 後白河 上皇 中納言

出走，入如意山，削髮奔南都，途被執，遷于讚岐，賴長中流矢，已而自殺。帝詔清盛捕爲義，未獲。忠政出，依清盛乞降，不聽殺之。朝議因令義朝殺爲義。以清盛爲播磨守，超遷太宰大貳。重盛以下受賞有差，始興甲第于六波羅。義朝視平氏聲望出已上也。心常嫉之。藤原通憲娶清盛女爲婦，亦與義朝有隙。通憲參與大議，多所釐正。帝授位太子，是爲二條帝。而上皇仍聽政。政在於通憲。上皇嬖人曰藤原信賴，求爲近衛大將。上皇欲聽之。通憲不

日本外史 卷一 順氏或友

右衛門督信賴
大納言
經宗
右中將
成親
平治元年
檢非違
使惟方
兵庫頭
賴政
伊賀守
光基

可。因圖唐安祿山事跡上焉。以諷之。信賴慙恨。乃與義朝深相結納。陰謀作亂。藤原經宗。藤原成親。藤原惟方等。皆與其謀。謀既定。而畏清盛不敢發。平治元年冬。清盛重盛率筑後守家貞等五十人。詣熊野。行至切部。木波羅使者來告曰。昨夜信賴。義朝與源賴政。源光基等。率兵五百。圍三條殿。火之。并火少納言第。殺傷無算。遂幽上皇及主上於禁內。少納言亦遭害矣。衆愕然。清盛曰。爲之何如。宜到熊野計之乎。重盛曰。武臣赴天子之急。何猶

豫爲。清盛曰。如無甲何。家貞曰。臣豫慮有是事矣。開其擔。出甲胄五十。器械弓箭稱之。衆乃結束。北還。已而聞源氏兵要阿部野。清盛曰。彼衆我寡。我且避之。四國以謀再舉。重盛曰。機不可失。失今不伐。彼將先我。我寡而敗。何耻之有。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清盛曰。吾志決矣。率衆疾馳。未至阿部野。遇一騎。衆意源氏使也。騎至曰。臣自木波羅。木波羅之兵。迎駕見在阿部野。請速歸。衆相喜慶。踴躍入京師。當是時。信賴自爲大臣。太將。義朝以下。皆

藻臂

拜官。信賴衣冠僭擬乘輿。坐百官上。聽斷庶政。百官莫敢仰視。獨左衛門督藤原光賴不屈。因會議折信賴。勗其弟惟方。護二宮。以待清盛。清盛既還。信賴聞之。益諸門守兵。清盛謀怠其備。乃致名簿於信賴。以示無他。清盛計拔帝。乃與惟方通謀。夜放火二條太宮。守門兵舍守救之。天皇乃與皇后同車。蒙衣而伏。出藻壁門。惟方從。門者誰何。惟方曰。宮人也。門者燭於車中曰。可矣。既出。重盛以騎三百迎謁于途。奉入六波羅。百官萃焉。關白藤原

白旗二十餘旒

基實亦至。衆以其妻信賴妹也疑之。或告清盛曰。關白至矣。清盛曰。此大臣也。假令不來。吾固將召焉。衆心乃安。已而上皇又逃於仁和寺。而信賴等仍據太內。帝名清盛命討賊。且戒之曰。宜佯退走。誘賊出宮。莫使宮闕罹兵燹也。清盛對曰。臣誅逆賊。如指之掌。勿以勞天心。至若後命。臣甚惑焉。雖然。不敢不盡心。乃勒兵三千騎。令重盛教盛。賴盛將之。分兵赴太內。賊聞昭明建禮二門。關陽明待賢郁芳三門。樹白旗二十餘旒守之。我兵望見色

平治平安
平氏

椋樹下
櫻橘

源太
義平

與三左

備門景

安
新藤左

動。重盛厲衆曰。年爲平治。地爲平安。而我平氏也。天示吉兆。獲勝必矣。汝輩努力。乃分其兵爲二。留一于太宮巷。以其一傳待賢門。大呼挑戰。信賴怖。墜馬。重盛排門而入。至太庭椋樹下。與源義平。大戰紫宸殿前。七匹櫻橘樹。出至太宮巷。杖弓以息。平家貞目之曰。可謂平將軍再生矣。重盛更兵復入。義平呼曰。我源氏嫡子。公平氏嫡子。宜與決死也。重盛曰。諾哉。乃進戰且退。與二平景安家泰俱走。義平及鎌田政家追之。至二條壕。重盛踰壕。政

衛門家
恭

次郎政

家時稱

兵衛

八町二郎

家射之中。肩及背。甲堅不入。射馬。馬倒而冑墜。政家薄之。重盛扞以弓。取冑被之。景安至。搏仆政家。爲義平所殺。重盛怒。欲親鬪。家泰進與義平相搏。爲政家所殺。重盛得間走。當是時。賴盛等攻郁芳門。與義朝戰。退走。義朝卒有善走者八町二郎。以鐵搭鈎其冑。賴盛拔刀截搭。二郎仰仆。賴盛走。源氏兵空宮而出。教盛乃以千騎。橫入太內。關諸門守之。義朝。義平。無所獲而還宮。宮皆赤旗矣。進退失據。遂進攻六波羅。清盛乃上北臺。踞床指麾。賊

日本外史

卷一

三

賴氏藏板

中納言
師仲

兵沓至。官軍逡巡。賊乘勝而進。矢及柝戶。清盛怒。上馬大呼馳出。親突敵陣。更兵交進。賊遂大敗走。清盛乃入太內。收名簿。笑曰。昨予今取。何速也。乃分兵追賊。義朝奔關東。信賴至仁和寺。乞哀於上皇。上皇為請之於帝。帝不許。重盛曰。即宥之。彼何能為。清盛曰。首惡不可不誅。且如帝命何。乃遣教盛。引兵圍仁和寺。捕信賴。及其黨源師仲。藤原成親等。五十餘人。斬信賴于六條磧。重盛教盛與成親有姻。乞而宥之。帝賞清盛戰功。進其子弟官爵。

長田庄
司
弥平兵
衛宗清

自是繼母
辭氣

日向太
郎通良

永曆元年

尾張人長田忠致。誅義朝。獻其首。梟之獄門。賴盛將平宗清。亦捕義朝少子賴朝。至將斬。宗清憫之。因池尼請宥。池尼。賴盛母。於清盛為繼母。清盛不聽。尼怒曰。刑部卿而在。汝安得侮我言乎。重盛與賴盛固請。乃減死一等。流于伊豆。義平變服入京。師狙擊清盛。清盛覺之。捕獲斬之。平氏威振天下。肥前人日向通良作亂。遣平家貞討夷之。當是時。政在上皇。藤原經宗。藤原惟方。勸帝親政。兩宮交惡。上皇引清盛自援。永曆元年。上皇進清盛。正三

日本外史 卷一 賴氏 賴氏

日本外史卷一
神皇正統記卷一
神皇正統記卷一

二代后

六年

永萬元
二條帝崩

位任參議。清盛乃奉_レ上皇旨。收執經宗。惟方帝嘗
納故近衛帝后為中宮。世呼之。二代后清盛以二
人不諫。陷帝於惡。為罪。欲斬之。前關白忠通救解。
乃宥死。處流。明年。清盛累遷。至權中納言。六年。遂
進從二位。任權大納言。重盛至。正三位參議。永萬
元年。秋。帝崩。諸寺僧徒會葬。延曆園城二寺。爭禮
欲鬪。上皇召源賴政自衛。有訛言。上皇圖平氏。平
氏大驚。聚兵自守。重盛曰。事必妄也。請往法住寺
親驗之。法住寺。上皇宮也。乃往。途遇。上皇來幸。平

西光

六條帝

氏第。欲口解諭。因扈還。清盛稱病不出。重盛入而
諫曰。太人宜出謁。吾宗有功無罪。事何遽至此。太
人慎勿形之辭色。不則讒或因以入。苟吾之執忠
直。何渠畏人言。清盛善之。而竟不出。上皇還。謂左
右曰。訛言誰使之者。藤原師光前曰。天使之言耳。
眾無敢應者。師光。阿波人。嘗以狡黠為藤原通憲
所愛。使後削髮稱_レ西光。為院北面。頗有寵。心嫉平
氏驕恣。數承間說上皇。是時。太子嗣立。是為六條
帝。帝幼。政復歸上皇。上皇寵后滋子。為清盛妻時

日本外史卷一
神皇正統記卷一
神皇正統記卷一

仁安元年

二年

三年
高倉帝

子之妹生憲仁。上皇欲立之。仁安元年。以清盛叙正二位。任右大臣。二年。遂至從一位。陞太政大臣。賜隨身兵仗。聽輦車入宮。勅賜邑于播磨肥前肥後。為大功田。世襲。重盛叙從二位。任權太納言。聽帶劍昇殿。次子宗盛叙從三位。任參議。三年。二月。憲仁受禪。甫五歲。是為高倉帝。帝母之兄太納言時忠謂眾曰。方今天下之人。非平族者。非人也。當是時。平族為朝官者。六十餘人。其采邑跨三十餘州。朝政盡決於清盛。清盛有疾。詔行非常赦。以禱

淨海

選童三百

服異服

嘉應元年

平資盛不

下攝政藤

原基房

資盛時

為越前

守後新

三位中

將

之。既而清盛削髮稱淨海。與別第于西八條。居焉。選童三百。服異服。散布京城內外。察誹謗者。輒處法。京師側目。上皇積不能平。嘉應元年。上皇削髮稱法皇。平氏益橫。重盛次子資盛。與數騎出獵。途值攝政藤原基房。不下馬。徑衝其衛。衛士猝而下之。重盛責資盛無禮。基房縛送衛士以謝。重盛釋其縛。勞而遣之。清盛聞之。怒曰。當今日。誰敢辱淨海之孫者。必報之。重盛諫止。清盛弗聽。伏三百人。要基房于路。摧折其車。切從者髻。帝因輟朝三日。

日本外史卷一

順天載

承安元年

四年

治承元年

三位中
將維盛
丹波少
將成經
多由行
綱

重盛逐資盛之伊勢。承安元年。清盛進其女德子
爲女御。遂立爲中宮。四年。右近衛太將關重盛奏
請自拜之。治承元年。轉左近衛太將。尋拜內大臣。
居小松第。弟宗盛爲右近衛太將。已而進正上位。
朝臣舉妬平氏。藤原成親以權大納言爲法皇執
事。重盛娶其妹。生子維盛。又娶其女爲子婦。成親
子成經娶教盛女。然成親殊希爲太將。而不得。居
常憤憤。遂圖滅平氏。乃與西光謀。饗藏人源行綱。
密語之曰。平氏專恣。子所目也。吾受院救。陰圖之。

平判官

康賴

俊寬大

納言源

雅俊孫

俊寬

鹿谷別館

平氏仆矣

之謹

而未得將率焉。子源氏冑也。蓋爲我將。成殊功。取
顯位。行綱諾之。成親遂結檢非違使平康賴。式部
木輔藤原章綱。前近江守源成雅等。又欲結法勝
寺執行俊寬。數飲之酒。令姬人侍焉。因乘間說之。
會其鹿谷別館計事。宴酣馬逸。坐者驚起。誤仆。癡
子。成親曰。平氏仆矣。西光曰。盍梟其首。康賴進曰。
梟首。檢非違使之任也。取旒懸之柱上。下坐大笑。
成親因建策曰。祇園祭日。京市雜沓。乘此時。縱火
平氏第。疾攻之。可以逞矣。乃遣行綱布五十匹。部

日本外史

卷一

源氏

部

平大納言時忠

署諸將所向未發西光子師高為加賀守其目代師經與白山僧徒鬪僧徒來訴之延曆寺延曆寺僧徒與之合兵入京師犯闕重盛以二千騎衛宮門擊卻之山徒不服還圖再舉法皇令平時忠往諭解之五月誚師高師經流之西光慙恨終間獻山坐主明雲於法皇處流明雲素善清盛清盛為奏救之不省已而山僧奪還明雲法皇怒敕諸將士討之清盛不奉敕則更敕成親成親大喜因聚兵行綱自度事竟不成不若自首乃夜馳赴西八

條聞清盛在福原又赴焉請面告事清盛出面之行綱曰院中集兵君知其由乎清盛曰欲攻山徒耳行綱進附其耳語曰否否事係貴族嚮日新大納言氏俄要行綱于鹿谷謀云云聞法皇亦欲親臨焉因法印靜憲諫之而止事已至此不敢不告清盛大駭直歸京師悉召子弟宗族遣檢非違使阿部資成就院中奏曰有凶徒圖滅臣宗臣且執而鞠之然事必有源是以敢奏法皇失色不知所答乃縛西光至使跪階下清盛叱曰下奴恃過分

西光過分
之諍

高太

難波次
郎
妹尾太
郎

之寵。搆陷無罪。又敢欲危我家。西光笑曰。何謂過分乎。公之父但馬守。朝官所愧齒。公為其嫡子。常著高屐。伺候中御門氏。人呼曰高平太。比十八九。以捕海賊二十人功。為四位兵衛佐。人以為異數焉。而今乃至於太政大臣。是之謂過分耳。清盛大怒。躍起蹴其面。痛掠治之。得實命。裂其口。又使人名成親。成親未知事。覺曰。平公欲宥山徒。令吾請法皇耳。乃往。比及西八條。見甲士釋騷。心驚。及入門。平氏士難波經遠。妹尾兼康。耦進捍之。囚於小

室。將待昏殺之。成經康賴以下。皆被逮捕。久之。重盛至。衆迎而謂之曰。有大事。公來何晚。重盛曰。是私事。何言大事。入謂清盛曰。聞欲殺木納言。願再思之。兒豈以姻戚云爾哉。彼為名族。受君寵。未可用私怨殺也。往時少納言信西興行死刑。發惡左府之墳。未二歲。信西之墓。亦為藤原信賴所發。善惡之應。殊慶立至。願再思之。出見經遠兼康。讓其片狀。因戒之曰。慎勿使我公乘怒抵悔。乃歸。教盛亦為成經固請。皆得減死。而清盛怒不自禁。乃就

筑後守
貞能

見成親。成親低首。清盛呼而仰之曰。公面可憎。公當死於平治者。因內府之請宥之。祿位並隆。何苦而反。成親曰。僕何與知焉。事必出讒口。僕於貴族。有何所怨。敢倍畔也。清盛顧左右。取西元狀來。乃自讀。二過曰。猶言不與知乎。公面可憎。以其狀擲成親面而入。令經遠兼康。携掠成親。二人畏重盛。下成親于庭。附其耳曰。我公隔壁而聽。君第叫號。二人擊地。成親輒叫。清盛曰。可矣。於是清盛乃被甲。執長刀而出。名平貞能曰。亟戒將士。今舉朝之

人。嫉我圖我。蓋謂我官爵踰分耳。在昔甲村丸。微者也。以下東夷功。超拜大將。他多類此者。豈獨淨海。淨海勤勞非一日也。保元之變。我宗族大半赴新院。且重仁親王者。我父所覆育也。而我思故院遺詔。獨屬官軍。終克平亂逆。平治之變。信賴義朝之猖獗。吾而自愛。事未可知。重命輕躬。夷滅凶黨。以至於收經宗。惟方等。數冒大難。無非爲官家者。以此言之。官家恩者。雖窮子孫可也。今乃輕信讒言。欲見族滅。卽母告者。豈不危殆。異日細人有再

襟甲觀

進言。則下宜討我。目我為賊。不可悔也。吾欲先發。移之鳥羽宮。否者請幸於此耳。北面奴輩。或且扞我。亟戒將士。有主馬盛國者。馳告重盛。重盛大驚。急命駕赴之。入第門。族人皆擐甲鞍馬。旗幟成列。將起。重盛烏帽直衣而入。宗盛叩其袖曰。公何以不被甲。重盛睨曰。汝等何以被甲。敵人何在乎。吾為太臣太將。自非有寇賊犯關。則不宜被甲也。清盛望見之。遽起表黑衣而出。數正襟。襟吐甲觀。謂重盛曰。吾察西光狀。如成親等。乃其枝葉耳。間群

平將軍
貞盛
刑部卿
忠盛

小景進。覬覦不已。而御以輕躁之君。何所不至。我欲且請幸一邊。以待事定。語未畢。重盛泣數行下。久之言曰。重盛熟視尊貌。知家門已屬衰運也。重盛聞之。世有四恩。皇恩為最。抑我門雖辱桓武葛原之胤。而降為人臣。中微不顯。以平將軍之功。而不過國守。刑部卿聽內昇殿。萬人反唇。及至太人。乃陞太政大臣。以兒之不肖。且辱太臣太將。宗族駢植朝廷。甲園半於天下。叨恩極矣。為官家所疾。誰謂不宜。而運命未艾。讒人既獲。宜論罪所當。退

陳事由。則公家豈有不齊威。何必草草爲也。兒又聞之。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况善惡較著者乎。重盛自六位至三公。沐浴君恩。不可勝舉。嚮背之決。自有在焉。素所撫循士。願爲重盛死者。二百餘人。保元之亂。源下野守以敕命斬六條判官。兒在當時。以爲大逆無道。不忍言者也。此非大人所親睹乎。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重盛進退窮於此矣。生觀是感。不若死也。大人必欲遂今日之舉。先刎重盛首。然後發。且言且泣。舉坐感動。清

下野守
義朝

盛曰。淨海以衰老爲此舉。非爲一身計。徒慮子孫耳。乃以爲不可。汝好計之。乃起入內。重盛顧讓諸弟曰。今日之事。縱令公老耄發事。子等何不匡救。乃懲患之也。出敕將士曰。欲從公赴院者。見重盛剄首。然後行也。乃還小松第。旣夜。憂慮弗能措。於是出令徵兵。曰。有大事。速來會。衆相告曰。沈重人出如此令。必有由也。於是爭赴之。一夕二萬餘騎。而西八條無復一人。重盛乃令家貞。貞能往護清盛。清盛問曰。小松第何由徵兵。二人對曰。院宣內

成經康
賴俊寬

府曰。汝父忘君恩。欲亂國家。命女討伐之。內府慮君自急也。令臣等來護。曰。君安之。重盛在焉。當以身請。清盛惶懼曰。爲我語內府。吾前途已迫。不復事事。唯卿令之。二人還報。重盛漣然曰。使父爲此語。吾罪大矣。乃親臨勞兵曰。汝等應名即來。真不負平生。而事出謬傳。宜亟罷去。後有緩急。幸毋勿焉。因盡罷去。法皇聞之。泣曰。重盛報怨以恩。使人慙愧。己而清盛使武士高西光。并殺師高師經。流成親于備前。後使人殺之。放成經。康賴。俊寬。于疏

疏黃嶋

二年

中宮姪清

盛身祈殿

島神

驗者視朕
耶
三年
以小鳥

黃嶋。教盛常醜。遺成經。成經分之二人。因得不乏。二年。中宮姪清盛身親祈殿。冀得皇子。教盛乃因重盛請下赦令。成經。康賴得歸。俊寬終死島中。十一月。中宮將產而艱。人或謂成親俊寬所祟。令衆僧禳之。法皇乃爲誦經。卒分身。生皇子。清盛喜極而哭。獻金綿謝之。法皇弗懌。拋其謝書曰。驗者視朕耶。三年。立爲皇太子。清盛驕恣益甚。重盛日夜憂懼。一夕夢清盛被誅。覺而泣。會雜盛至。飲之酒。令好以刀。維盛意是小鳥。小鳥者。平氏傳家

重盛祈死

寶刀也。受而視之。乃無文刀。葬時所佩者。乃變於色。重盛曰。毋尤也。使公令終。吾將佩焉。今賜之女。女後當知之。五月。重盛造熊野祠。祈死。歸。獲瘍疾。適有盪。至自宋。清盛欲使治焉。重盛辭以失國體。且曰。兒之獲疾。命也。遂不使治。法皇臨視其疾。三月。遂薨。年四十二。法皇與攝政基房議。收其封戶。會中納言闕。清盛婿藤原基通當任。而基房子師家任之。甫八歲。是時。清盛在福原。十一月。地大震。京師相驚曰。太政入道來矣。已而清盛以數千騎

雖朕亦不能自保

入京師。基房入。泣訴法皇曰。聞清盛來。欲修怨於臣。果被竄流。不復能奉左右矣。法皇曰。雖朕亦不能自保也。明日。使法印靜憲往諭清盛。且問其意。清盛不見。及昏。無所答。靜憲請去。清盛使子知盛出答曰。臣耄矣。不復能事君。如此而已。靜憲趨出。颺言曰。賢相明德。跼天躋地。清盛聞之。名返面之。曰。聞子諫。止鹿谷之幸者。吾是以見子也。抑我家何所負官家。重盛新死。遊幸自如。獨不憫老夫乎。重盛見危授命者數。官家賜之。越前曰。傳女子孫

日本外史

源氏盛衰

而死即見禡。死者何罪。且吾為基通請中納言再三。而趨拜師家。何也。凡如淨海者。即有過惡。當宥及七世。今餘命無幾。動將見誅。身後可知矣。言畢。垂淚。靜憲亦泣。少焉。說以太義。且慰藉之。清盛意頗解。禮而遣之。既而奏帝貶基房。代以基通。削師家以下四十三人官爵。流前太政大臣藤原師長。使宗盛率衆造法皇。法皇問曰。將見流遠地乎。宗盛曰。非敢然也。且幸鳥羽殿。以待事定。遂移之鳥羽。靜憲請而從焉。清盛乃使人白帝曰。今後諸政。

四年

陛下親之。即日還福原。四年二月。帝禪位於皇太子。世稱其出清盛意也。清盛夫人時子既拜二位。削髮稱二位尼。於是未妻並准三宮。三月上皇幸嚴島。希解清盛之意。臨發。覲法皇。法皇之徙鳥羽。中外皆咎宗盛不若其兄也。宗盛數諫清盛。乃奉還法皇于八條烏丸。五月。熊野別當上變。告以仁王下令。舉東國源氏。欲滅平氏。廢帝而自立。曰。事成有重賞。那智新宮僧徒亦應之。清盛大驚。率兵入京師。與公卿議。遣檢非違使源兼綱等。以官

熊野湛
增
賴政之亂

高倉宮

上總介
忠清

兵圍高倉宮。將徙王于土佐。兼綱父賴政為王謀主焉。平氏未之知也。賴政急使王先奔倚園城寺。僧徒而自率子弟從之。清盛聞之。怒曰。吾嘗奏賴政授三位。聽昇殿。何負我乎。清盛將藤原忠清獻策曰。聞敵山南都僧兵。皆應於王。我前後防敵。曠日彌久。諸國源氏來會。勝敗未可知也。宜速下院宣於山徒。因啗以利。清盛從之。山徒乃倍王。王奔南都。清盛遣子重衡等將二萬騎追擊于宇治河。王入平等院。斷橋而軍。僧徒善鬪。我將平盛清請

又太郎
忠綱

伊豆守
仲綱

分兵由河內進。遮敵前路。下野人足利忠綱進曰。我家嘗與秩父氏夾利根河相挑。未嘗不亂流決戰。今日利在速戰。何猶豫為。乃以手下三百騎先渡。下令曰。上駿者下駕者。操於淺而縱於深。其步卒迭相提挈。或溺者授弮援之。令畢而濟。不亾一人。忠綱呼曰。我藤原秀鄉六世之孫也。盍來決死。兼綱笑曰。女以名族。乃為平氏所驅役邪。對曰。平氏奉詔討亂賊。安得不從也。乃大戰。終射殺兼綱。我軍悉渡。擊大破源氏兵。賴政及子仲綱等皆死。

賴朝舉兵
伊豆
右兵衛
佐賴朝
大庭三
郎
島山次
郎

王南出走。中流失薨。南都僧兵至木津川。聞之引去。重衡等凱旋。獻首關下。清盛賞忠綱。清盛常愛福原。又築嶋其南。以便漕運。終欲遷都焉。六月。遂決意。趣帝三宮百官徙焉。奉帝于賴盛第。遂徙之。己第。使兵守法皇。議建宮城。地狹不可建。乃權造焉。物議囂然。八月。源賴朝奉以仁王令。舉兵伊豆。相摸人太庭景親擊走之。武藏人島山重忠又擊破其黨三浦氏。景親急騎報捷。且曰。賴朝走死。已而東人交來。告賴朝未死。兵復振。清盛大怒曰。東

三浦大
久義明
庄司重
能
小山田
別當有
重
北條四
郎

國奴輩。皆彼父祖家人。而我流彼於東國。是使彼胥以滅我家也。何異借盜鑰乎。切齒久之。曰。向使吾不聽池尼請。彼惡得保首領。忘恩規利。敢敵我子孫。其能免神明之罰耶。重忠父重能與弟有重。在福原。進而言曰。東人獨北條時政與賴朝婚。其或附之。其他豈肯黨流人。君勿為意。平氏子弟。人奮願東伐。清盛輦入。見上皇曰。陛下妙齡。蓋未及知耳。往時有為義。義朝者。敢行凶逆。欲敵法皇。臣以謀略。誅夷之。而義朝少子有賴朝者。此豈子

薩摩守
忠度
讚岐守
正盛

獲之伊吹岳麓。當斬。臣繼母為請宥之。臣即名見之。曰十三歲。短身涅齒。有問輒答。不知。臣憫其幼稚。且自謂與源氏。非有宿怨。特以君命焉爾。遂宥之。今聞其在配所。敢謀不良。臣不堪悔恨。請得宣旨討之。上皇曰。稟法皇。答曰。主上幼。陛下親父。決在聖斷。何直稟法皇為。陛下莫乃庇源氏乎。上皇晒曰。猶為此言邪。即賜宣旨。因問大將可屬誰。曰。臣嫡孫維盛可。即命維盛。以右近衛中將。為追討使。而忠度翼之。用高祖正盛伐源義親故事。賜驛

對馬守
義親
齋藤朝
當
忠清
惟盛
實盛

鈴將五千騎。發福原。以齋藤實盛詣東事。以為鄉導。行收兵。至駿河。實盛曰。宜急踰足柄。收武藏。相摸兵。藤原忠清曰。今我兵皆京畿新募。以此深入。未見其可。惟盛從之。實盛乃辭而西。惟盛曰。無實盛。吾寧不能戰乎。以忠清為先鋒。進軍于富士河。當此時。島山重忠以下。皆附賴朝。以二十萬騎。至河東。使使者來貽書。多謗言。忠清勸惟盛斬其使者。相持未戰。我軍夜聞水禽起。相驚。以為敵大至也。人馬相蹈藉而走。惟盛怒。欲留戰。忠清固諫。乃

夜聞水禽
起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賴朝 實盛 及

源義仲起
兵于信濃
木曾
郎義仲
仲兼
遠

西歸。平明源氏軍乃知之。令一將來追。伊藤某殿戰而死。維盛歸至近江。清盛弗許其入京師。曰。女奉王命。討亂賊。不交兵而歸。何面目來見我乎。軍卽不利。盍橫尸原野。因欲流維盛。到忠清。衆救解之而止。先是源義仲起兵于信濃。義仲幼孤。齋藤實盛取育之。已而屬之本曾人中原兼遠。於是宗盛名兼遠。命亟縛義仲來獻。兼遠効誓書。還逐義仲。是月上皇再幸嚴島。清盛從焉。因要上皇作書。誓不右源氏。既還。造宮于夢野。以奉法皇。自清盛

平氏多怪

遷都。上下苦之。山徒亦數請復舊都。清盛會諸公卿。問兩都孰便。公卿皆希其旨。曰。福原便。獨左大辨藤原長方曰。平安便。清盛作色而入。衆爲長方危之。已而清盛卽奉三宮以下。復都平安。衆大悅。時十一月也。或問長方曰。子何以能忤相國。答曰。使無悔心。何問於人。我因而導之耳。清盛素重長方。先是長方建議於朝曰。亂人得志。是天意人心所致。宜復政於法皇。名還基房師長等。改過遷善。庶幾免焉。清盛稍從其言。平氏家多怪。清盛嘗獨

坐見階下有數百人頭。合爲一大頭。瞋眼視清盛。清盛亦瞋眼視之。人頭漸縮小而滅。占者曰。爲義義朝等鬼也。又有鼠巢厩馬尾。占者曰。小侵大子。犯午。爲源逼平之兆。復都之月。近江源氏兵起。翌月。遣知盛。資盛等。將兵擊夷之。初圍城寺黨賴政。得重譴。益怨平氏。至是。與山徒皆應。近江源氏。乃遣清房。攻圍城寺。燒夷之。殺僧八百人。又聞南都叛。遣妹尾兼康。赴攻。僧徒逆擊敗之。又造木丸。呼爲淨海頭。蹴擊之。清盛積怒。是月。遣重衡。率兵數

造木丸呼海頭

養和元年

武藏權守入道義基十郎藏人行家

千騎擊之。燒東大興福二寺。殺僧數百人。而諸道源氏益興。養和元年。正月上。皇病崩。清盛益悔悟。復政於法皇。法皇不聽。固請而聽。乃獻美濃讚岐爲御邑。詔以宗盛總管近畿。二月。斬河內人源義基。聞源行家舉兵至美濃。遣知盛。通盛。清經。忠度等。伐之。敵據板倉壘。我兵遶出其後。縱火攻拔之。走行家。清盛又令南海兵控扼東兵。而徵糧于北陸西海。西海菊池氏。緒方氏。皆應源氏。肥後守平貞能請往定之。法皇令院廳官從貞能。已而知盛

日本外史

卷一

源氏

清盛

日本外史 卷一
在洲股病作置戍而還源氏益振宗盛乃欲親將
太軍東伐法皇許之命紘諸武官以官符徵兵刻
日而發衆曰此行必夷源氏以二十七日發行先
發一日清盛疾作宗盛止行車馬集於六波羅清
盛病煩熱浴於冷水水輒沸叫號聲徹門外閤二
月疾大篤舉族擁枕問所欲言清盛太息曰生者
必死何獨我我自平治年間建功王室專制天下
位極人臣爲帝者外祖復何所遺憾所遺憾者未
賄賴朝頭而死吾死之後母以供佛爲母以誦經

清盛薨

卿公義
圓

爲特斬賴朝頭懸我墓前我子孫臣隸咸服我言
勿敢或怠病七日薨歲六十四遺表法皇事必與
宗盛議清盛既薨宗盛奉還法皇於法住寺殿奏
曰臣不肖不能救父過以至於今今後將唯聖旨
是仰法皇乃會公卿議調兵食遣重衡維盛通盛
忠度等入美濃併其戍兵與源行家源義圓夾水
而戰斬義圓破行家虜行家子行賴追行家至參
河而還賴朝數遺書於賴盛謝其舊恩又間上書
曰臣非敢爲亂乃靖亂耳陛下尚不弃平氏則請

日本外史

卷一

三

源氏藏板

兩講和二姓並仕如往昔事其忠其否簡在陛下
法皇以書示宗盛宗盛答曰臣父臨終命臣等曰
必與賴朝決死語猶在耳臣不能和矣於是請敕
陸奧藤原秀衡擊賴朝敕越後城資長擊義仲資
長平維茂七世孫也六月資長與弟長茂收兵南
擊義仲不利還八月除資長越後守秀衡陸奧守
趣伐源氏資長復發疾作卒九月宗盛遣從弟通
盛經正東與源氏戰于越前敗績經正走入若狹
通盛退保敦賀城名經正未至義仲兵來攻乃解

太郎資長
四郎長茂
后宮經正

壽永元年九月城長茂復南伐義仲復不
利還是月宗盛任內大臣賜隨身兵仗具騶從拜
賀二年二月叙從一位四月以維盛通盛忠度等
爲追討使將山陽山陰西海諸國及參河以東若
狹以南徵兵十萬餘人入北陸道將夷義仲然後
及賴朝也齋藤實盛在遣中謂大庭景尚曰平替
源興盍降木曾景尚曰東人無不知吾輩姓名以
興衰變節若人言何實盛曰吾徒以試子耳入見
宗盛曰越前臣鄉也古曰衣錦歸鄉臣受君恩久

壽永
二年
越前三
位通盛
大庭景
尚一稱
侯野五
郎

日本外史 卷一 賴朝 臣受君恩久

平泉寺
長史
明
太郎光
平賀州
林六郎
光明子
本姓齋
藤

矣。今老矣。唯有一死以報君。君盍賜錦直垂。臣衣以歸。死有餘榮。宗盛憫之。如其言。義仲聞我軍向越前。遣將守燧城。城據山帶谿。最為要地。我軍阻谿水不能近。城將有齊明者。為書約之。矢以射我軍。曰源氏築隄貯水。君決東山趾。立涸矣。臣為內應焉。我軍從之。立拔其城。連戰皆捷。追至三條野。敵將齋藤光平出戰。實盛曰。與我同姓。寧死於我。與鬪斬之。我軍長驅定越前。進入加賀。源氏兵退。據安宅渡。平盛俊令子盛綱試水。還報曰。可亂矣。

越中前
司盛俊
太郎盛
綱

砥山

岡田冠
者

盛俊以兵五千先渡。大軍從之。遂拔林富樫二城。據之。降將齊明進言曰。義仲在越後。越後越中之界。有寒原之險。君宜急扼此。毋使敵踰焉。乃遣盛俊赴之。至般若野。敵已踰寒原。盛俊與戰。不利。退。維盛乃以七萬騎軍砥並山。忠度以三萬騎軍志雄山。義仲以五萬騎至。令行家攻忠度。而自當維盛。維盛恃險不備。義仲乘夜來襲。維盛大敗走。義仲乘勝追之。參河守知度清盛七子也。與五十餘騎。大呼冒敵陣。馬仆而徒。敵有岡田親義來擊。知

日本外史 卷一 源氏盛俊

義太郎重
樋口次郎

度知度舉刀斫其胄。胄墜。因斬其首。親義子重義
踵至。我騎遮鬪。知度自屠而死。敵益進。右兵衛佐
為盛。賴盛次子也。亦為樋口兼光所殺。維盛退保
佐良岳。當此時。忠度與盛俊擊破行家。而聞維盛
敗。引兵與之合。退據安宅渡。忽有鞍馬十匹。濟水
而至。畠山重能在前軍。視之曰。敵近矣。乃與三百
騎登篠原岳。擊之。馳使中軍。告曰。源氏兵悉濟。臣
將先進。請賜後繼。義仲名樋口兼光。指岳頂。問曰。
女知彼一隊將為誰。曰。畠山重能也。臣數遊武藏。

手塚太
郎

記其旗章矣。義仲曰。此可與鬪者。遣兼光與鬪。殺
傷相當。維盛等乃進當義仲。戰且退。至成合。返擊。
大戰。太庭景尚自呼而鬪。義仲曰。名士也。麾騎逆
之。景尚斬十三騎。被創自殺。衆悉退。實盛獨留戰。
敵將手塚光盛呼問其名。實盛曰。女斬我首。獻木
曾公。公知我也。進薄光盛。光盛從騎遮之。實盛攬
騎將殺之。光盛救之。三人相搏墜馬。光盛遂刺實
盛。獻頭於義仲。告其狀。曰。單騎衣錦。其語東音。義
仲曰。莫乃實盛乎。名兼光視之。兼光曰。是也。義仲

日本外史 卷一 賴氏藏板

實盛髮

越中次
郎判官
威綱
飛彈大
夫判官
景高
中納言
長方
菊池次

曰。吾知實盛年高。今其髮黑者何。對曰。實盛嘗與
臣言於東國。曰。白頭從軍。吾將涅我髮。否則難以
伍壯者矣。蓋踐其言也。乃洗其頭。頭髮皆白。義仲
泣曰。吾幼孤。為此老所鞠育。使其來歸。將父事之。
乃重恩就死。可不謂義乎。收尸葬之。義仲復追我
軍。平盛綱。藤原景高等。十餘人死之。我諸將敗歸。
法皇會議。藤原長方引漢和匈奴故事。請遣使赦
諸源罪。不聽。平氏遣書山徒誘之。山徒不從。七月。
平貞能既定西海。以降將菊池高直。原由種直以

郎
原田
夫

宗盛欲奉
帝及法皇
悔西國

下。兵千騎。糧十萬石。至平氏咸喜。欲用禦東北。美
濃人來告曰。義仲已至近江矣。於是資盛知盛重
衡。與貞能等守宇治勢田。又遣賴盛繼之。賴盛辭
不往。強遣之。已而源行綱等四窺京師。山徒亦黨
義仲。宗盛乃召還諸將。遣貞能擊行綱于攝津。知
盛以五百騎次粟津。與義仲前軍戰。不利退。義仲
進軍叡山。宗盛大名族人議曰。兵寡。我欲奉帝及
法皇奔西國。以圖再舉。何如。知盛進曰。不可。我祖
桓武實肇此都。後降為武臣。於今八世。未嘗退避。

知盛子
武藏守
知章

寧決戰于此。乃折矢盡而後已。教盛、經盛等皆以爲然。宗盛不聽，使人造法皇。法皇不在，宗盛大失意。乃奉帝及皇太后。皇弟惟明收劍壘，縱火諸第。率其子右衛門督清宗。其弟中納言知盛、右中將重衡、淡路守清房。其義弟式部丞清定、丹波守清邦。其叔父參議經盛。中納言教盛、薩摩守忠度。經盛子皇后宮亮經正。若狹守經俊。教盛子越前守通盛。能登守教經。從五位下業盛。知盛子武藏守知章。經俊弟敦盛。清房二弟維俊。良衡故基盛子。

左馬頭行盛等。及攝政藤原基通。大納言平時忠而西。權大納言賴盛從而後。比及鳥羽。撤赤幟而東。倚法皇伏匿。基通亦還走。平盛嗣欲追之。宗盛曰。舍之。吾無所用此不義人也。因問曰。小松中將何如。曰。未來。宗盛曰。亦賴盛比邪。乃名畠山重能。兄弟曰。汝子弟在武藏。汝盍東。二人對曰。臣等蒙平氏恩。二十年于此。見危而遁。不忍爲也。宗盛曰。父子相慕。無貴賤一也。父在西。子在東。以相殘滅。吾心憫之。汝宜亟去。從賴朝。二人泣辭而東。宗盛

日本外史 卷一
賴氏藏板

還琵琶

等至關戶。顧見數百騎至。則維盛也。率其弟右中將資盛。左中將清經。左少將有盛。侍從忠房。備中守師盛來。衆大喜。維盛曰。吾遺妻孥而來。皆啼哭牽我。吾是以後。宗盛曰。衆皆挈家。子何獨否。答曰。挈焉而行。終可庇乎。衆相顧悽然。經正幼仕仁和寺法親王。既其所愛琵琶。雖征行。未嘗不携。是日。齋返謁王曰。臣等事已至此。願得一叙別而行。因卽席彈數曲。王及左右皆垂淚。經正曰。臣嘗欲守此賜。以傳子孫。今行且死。不忍并寶器滅沒之。

忠度托歌於俊成

五條三位俊成

京極中納言定家

乃奉還琵琶而去。忠度亦自淀河還。詰其和歌師藤原俊成。夜叩門通刺。請面謁。俊成微啓門見之。忠度曰。自兵興。不得數於君門。今當遠別。聞君奉教有所撰輯。臣幸得收一章焉。死且不朽。乃出其歌集於鏡縫。俊成泣而受之。行盛師俊成子定家。亦遺其集。留別焉。俊成定家。後並撰集。收二人所作云。於是舉族奉輿而西。會平貞能自攝津還。下馬跪曰。諸公欲何之。宗盛告故。貞能大諫其不可。不聽。貞能獨東入京師。則諸第皆燼矣。乃夜詣重

日本外史 卷一 貞能大諫

盛墓。白曰。君豫知有今日爾。然願以冥護圖恢復。且日發墓。收其骨而西。追至福原。宗盛等方會將士。議曰。我家不足惜。如帝王神器何。皆泣而對曰。臣等世受君恩。不以隆替易志。窮海極天。唯君所適。鳥獸且記恩。況於人乎。宗盛喜。乃相率拜清盛墓。張樂於墓前。徹夜天明。燒其宮殿諸第。航赴西海。法皇敕奪平族百八十餘人官爵。沒其邑。分賜之義仲等。乃立高倉帝第四子即位。平氏聞之。悔其不取去也。遂奉帝建行在所於豐後。豐後國司

三位刑部卿賴輔
緒方三郎

藤原賴輔之子賴經。與州人緒方維義傳院宣。收西海兵。使使來告曰。公等不宜止此。時忠讓之曰。正統天子在此。若胡為者。維義不對。以三萬騎來攻。乃遣貞能。高直。種直等拒之。敗還。乃奔箱崎。遂徙山鹿。聞菊池原。由諸族皆叛。則又徙柳浦。祈于宇佐宮。聞維義來。終航海而遁。清經自度終不可免。夜上舵樓。看月吹笛。投海死。時長門國為知盛所管。其日代紀通資獻船百餘艘。以徙讚岐屋嶋。阿波豪傑甲口成能。以千騎來附。且為徇四國。論

刑部大
夫通資
民部成
能

日本外史卷一
賴氏藏版

矢田判
官義清
高梨六
郎
弥平四
郎幸廣
能登守
教經

以順逆。多來屬者。因建屋島為行宮。遂徇山陽道。閏十月。源義仲遣足利義清。高梨高信。海野幸廣。來犯。而身繼之。重衡。通盛。教經。以三百餘艘逆擊之。據水島城。源氏以千餘艘負陸。教經出城東北門挑敵。敵以五千騎來攻。教經佯走。重衡。通盛將舟師。自島西南縱左右翼遠之。教經豫連舟布板。以便進退。親射殺高信。北兵不習水戰。屬日蝕。晦。真。我兵乘之。北兵遂大敗走。追擊斬義清。幸廣。獲首千二百級。初。筱原之戰。妹尾兼康為敵將。倉光

倉光次
郎
今井四
郎
小太郎
宗康

成澄所虜。因仕成澄。見親信。今井兼平謂義仲曰。彼瞻視異常。不若殺之。義仲不聽。兼康從容說成澄。以其鄉妹。尾地肥美狀。成澄乃請義仲往收之。兼康為鄉導。先往。會其子宗康以下千餘人。掩殺成澄。據板倉寨。義仲將赴備中。聞而怒。令今井兼平來擊兼康。兼康戰且走。欲赴屋島。宗康體肥不能行。兼康奔之。走。行里許。復還視之。追兵薄至。乃及宗康而死。義仲將遂攻屋島。聞賴朝來討已。則東還。十一月。教盛。教經。重衡等。與源行家。戰室山

日本外史 卷一 賴氏藏版

大破之。山陽南海十餘州多來屬者。當是時。義仲縱兵暴掠京師。亦以事怨望法皇。謂將士曰。女與其敵。凡人寧敵王者。遂舉兵反。焚法住寺殿。矢及乘輿。遂幽帝于閑院。法皇于五條宮。公卿皆裸跣遁。義仲乃謂將士曰。為帝為院。唯吾所欲。為公為卿。唯女所請。乃奪公卿。以下四十九人官爵。以其妻兄藤原師家為攝政。京師苦其暴。乃思平氏也。義仲既與賴朝有隙。恐其來討。欲與平氏為從。貽書屋島言其意。宗盛欲許之。知盛曰。義仲使我至

師家時
從二位
中納言

思度托款
於俊成

明年

此極。我乃與之和。恐賴朝之笑我也。公宜答曰。天子在焉。女免曹弛弓。自來乞降。吾則許之。宗盛從之。明年。以山陽既定。奉帝復福原。因城焉。負山臨海。集兵守之。二月。教盛以五百騎屯備中下道。會讚岐廳衆二千騎叛。應源氏乘船過下道。仰射我營。教盛怒曰。此輩嘗秣我馬。飲我馬者。今敢亾狀如此。飛舸追之。廳衆走淡路。倚源義嗣。源義久。教盛攻而虜之。并殺義嗣。義久。遂攻河野。通信於伊豫。通信遁走安藝。與緒方維義合。東入備前。據今

加茂冠
者義嗣
淡路冠
者義久
皆為義
之孫

日本外史 卷一 源氏藏板

河野四郎
範賴義經
討義仲殺
之
一谷之戰
中將資
盛
少將有
盛
備中守
師盛
土肥次
耶
惡七兵

木城教經赴攻。一晝夜拔之。宗盛奏帝。進教盛。正二位大納言。辭不拜。是時。賴朝二弟範賴。義經。討義仲。殺之。終以院宣。大舉來攻。關東將士悉從之。刻期會戰。知盛。重衡。拒東門。貞能等拒西門。而資盛。有盛。師盛等。以兵七千守北山。義經以萬騎夜襲之。我兵大敗走。資盛愧之。獨奔屋島。宗盛令諸將代之。皆憚往。教經請當之。即夜與通盛。盛俊。往守北山。範賴至東門。土肥實平等至西門。藤原景清等力拒西門。敵不能入。重衡知盛又擊東門。敵

衛景清

莊次郎

岡部六弥太

莊四郎

郤之。己而義經自間道來襲。縱火。城平陷。重衡西走。東人莊家長追射其馬。馬倒。其騎騎副馬。重衡呼而取之。騎為不聞走。重衡欲自殺。遂為家長所獲。忠度亦為岡部忠澄所追。忠度給曰。吾東兵也。忠澄曰。帽而涅齒者。非東兵也。忠度返鬪。搏忠澄伏之。三刺之。不入。忠澄僕來。終為所殺。忠澄檢其鏡。得歌稿。因知其為忠度也。經正走過大藏谷。莊高家呼而求鬪。顧答曰。吾羞與若鬪也。高家怒。逼之。經正下馬自殺。其弟經俊及通盛。業盛。師盛。清

日本外史 卷二 賴朝 賴朝 賴朝 賴朝

武藏守 知章
知章遶關 而死于十 七
馬望知盛 三嘶
子死以救 父父弃子 而走

定。清房、盛俊等皆死。通盛妻聞其夫死，投海而死。教經航赴淡路，宗盛奉帝于舟，諸敗兵爭舟而溺者無數。知盛初為武藏守，國人識而追之，垂及其子。知章時年十七，遶關斬其一騎，死之。知盛得間而遁，下馬上舟，舟隘不容馬，則北馬首鞭之，馬躍上陸。田口成能曰：良馬也，與其獲於敵，寧射殺之。知盛曰：吾由此免，不忍殺之。馬望知盛三嘶，終為義經所獲。知盛謂宗盛曰：子死以救父，父弃子而走，使他人如此，吾當唾其面，今吾為之，謂之何哉。

大夫敦 盛
熊谷次 郎
敦盛笛

因歔歔流涕。敦盛亦與知章同齡，望知盛舟馳之，為熊谷直實所獲。是日，直實冒曉向西門，聞城上有笛聲，及獲敦盛，見其腰挿笛，念嚮所聞者，是也。乃請首於義經，并其笛，歸之。經盛，義經以諸首虜歸獻法皇。法皇使人諭重衡曰：女貽書宗盛，使効神器，則宥女死。放還屋島。對曰：臣宗世建勲王家，而子孫卒為君所弃，以至於此，命也。勝敗豈關臣一人，臣不才至為繫囚，假令生還，將何面目見宗族哉。宗族亦必不肯以臣易神器也。雖然，臣不敢

日本外史 卷之 十一 賴氏 傳 敦盛

三 柁原平

不奉敕。乃作書從院宣使。至屋島。時子得書悲泣。欲聽之。知盛執為不可。教宗盛作答表曰。謹領宣旨。通盛以下。既授命矣。重衡豈獨欲生哉。至若神器。不可須臾離聖體也。陛下尚思貞盛清盛遺勲。則辱枉龍駕。臨幸西州。臣等護以西南四道兵。以討亂賊。不者。臣等有赴三韓契丹而已。不能奉命。平時忠捕院使。劓而遺之。法皇怒。以重衡附賴朝。誅焉。賴朝檻致之鎌倉。延見。使柁原景時將命來。跪重衡傍。重衡不肯聽。遙語賴朝曰。重衡至此命。

狩野介

工藤左衛門

燭暗數行
虞氏淚後
深四面楚
歌聲
明年

也。公尚記先人之德。則請速賜之死。賴朝乃屬之。狩野宗茂具湯沐。令姬千手侍浴。因問其所欲。重衡欲削髮。賴朝不許。因餽酒。遣千手及工藤祐經佐之。祐經搥鼓。千手彈琵琶。重衡屬杯。千手朗吟曰。燭暗數行。虞氏淚。夜深四面楚歌聲。賴朝微行。側耳戶外。聞而憐之。更遣名姬伊王。與千手更直。明年六月。以南都僧侶請。斬于奈良阪。二女皆削髮為尼。云。初重衡之虜入京師也。維盛妻孥在京。師聞三位中將被虜。意其維盛也。使僕視之。非也。

日本外史 卷二 賴朝 賴朝 賴朝

然見師盛首則憂恐維盛在屋島亦懷家不措是
歲三月間出之京師途梗弗達於是赴高野山偶
值其舊臣為僧者語之以情曰先君嘗德賴朝亦
府以故猜疑比吾於賴盛吾故遁至此欲一詣熊
野祠赴水而死乃與俱詣焉投那智海死豫命隸
人還告資盛曰唐皮甲小鳥刀在貞能許公宜取
之萬一事平幸傳之我兒初平氏有小鳥拔圓二
刀例傳嫡長至忠盛傳小鳥於清盛傳拔圓於賴
盛二家自是相惡賴盛於是在京師是歲五月賴

唐皮甲小鳥刀
小鳥拔圓二刀

朝以書名之且曰必携宗清賴盛即東行宗清不
肯從曰臣非不辨禍福獨不愧西海諸公舊僚乎
乃送賴盛至近江辭而西來至屋島是月貞能弟
貞繼起兵伊賀應平氏集二百人襲破洲守護木
內惟能遂入近江與源秀義戰而斬之已而為惟
能所敗死之世呼曰三日平氏平氏欲復山陽道
九月行盛以兵二千屯兒島範賴以十萬騎來攻
我軍敗還宗盛以下日悒悒不樂知盛曰吾嚮欲
守京師公等不從今終如何宗盛莫以應明年春

弥平兵衛宗清
肥後守貞能
平犬入道貞繼
大內相摸守
三日平氏
佐三木源三
明年

日本外史卷一
賴氏藏板

屋島之戰

高松

景清攬美
尾屋十郎
鉦

知盛城長門引島。扼門司關。又遣兵擊破土肥實平於備前。復兒島。又擊破河野通信。斬其族黨百六十人。効首屋島。宗盛檢之。時聞源義經自阿波來攻。而未得確報。明日。望高松里火起。田口成能曰。敵來襲也。請急御舟。令將士拒于陸。從之。義經果襲至。我兵能拒。義經縱火行在。我兵盡上舟。海陸交射。景清上岸挑戰。美尾屋十郎者來鬪而走。景清追攬其鉦。鉦斷。挂之。薙力。掀而呼曰。吾景清也。盡來決死。敵莫敢近。我兵踵上大戰。佯卻上舟。

次郎兵衛盛嗣

江見水郎

以誘致義經。幾獲而逸之。宗盛名教經曰。我兵數逸。義經。義經兵不過數百騎耳。煩公一戰。教經乃與盛嗣。景清等三十人。追陸而射。教經勁弓長箭。射殺敵精騎數十人。會日暮。義經退軍高松。教經軍八島。欲夜襲源氏。盛嗣與江見盛方爭先。微曉不果襲。天明。義經以七千騎來攻。我三十人步行。持短兵接戰。敵騎披靡。教經因射之。戰終不利。遂上舟而退。熊野湛增。河野通信等。盡屬源氏。源氏軍日盛。平氏奉乘輿。避于志度。義經復來攻。乃退。

日本外史 卷一 源氏滅後

壇浦之戰

保引島。己而長門周防悉應源氏。乃赴箱崎。聞範賴以太衆在豐後。則旋泊于壇浦。源氏軍充塞海陸。兵艦三千。四面來攻。我有五百艘。知盛立船首。謂諸將士曰。勝敗之決。在於今日。汝輩有進死。毋退生。一心戮力。必獲義經而後已。景清盛嗣等爭願決戰。田口成能潛通款於敵。知盛謂宗盛曰。士氣奮矣。獨成能可疑。請斬以徇。不聽。固請。宗盛乃名成能勗之。成能唯唯。知盛握刀目宗盛。宗盛終不能斷也。己而大戰。我兵奮擊。東軍數卻。成能降

當賭東國男兒耳

二位尼

義經告之曰。平氏徙帝於兵船。徙兵於帝船。欲誘敵而夾擊之。義經知乘輿所在。合軍疾攻。知盛乃赴帝船。諸嬪迎問狀。知盛大笑答曰。卿等當賭東國男兒耳。一船皆哭。知盛手掃除船中。盡弃汗穢物。時子乃抱帝相約以帶。挾劍壘。出立船首。帝時八歲。問時子曰。安之也。時子曰。虜集矢於御船。故將他徙也。遂與俱投海死。皇太后繼投。東兵鈎其髮。獲之。行盛有盛聞之。皆力戰死。教經驍名素著。敵爭欲獲之。教經殊死戰。殺敵無數。知盛呼曰。公

太郎家
村

三郎左
衛門景
經
壽永二年
三月廿四

蓋早自為計。多殺雜兵。毋為也。教經曰。中納言欲
吾與義經決死耳。乃進索義經。卒與之遇。教經免
胄。撤鎧袖。躍入其船。敵兵遮鬪。輒搏仆之。直逼義
經。敵中有安藝家村。力兼三十人。率二力士。進當
教經。教經蹴仆其一人。挾二人投海死。宗盛與清
宗不能自裁。從士擠之海。泅而遁。敵兵鈎獲之。藤
原景經。景清從弟也。見之曰。奴輩敢辱我君。進斬
一人。中箭死。知盛聞而切齒久之。曰。吾可以死矣。
與教盛皆自殺。平家長等八人殉之。時壽永二年。

日也
平內左
衛門家
長

三月廿四日也。經盛。資盛皆遁。己而自殺。宗盛父
子。與皇弟。皇太后。平時忠以下。從義經而東。有命。
徇宗盛以下于京師。宗盛自輿中四望。清宗不仰
視。既罷。皆拘于義經第。宗盛不解衣。寢以袖庇清
宗。守兵見而憫之。五月。送於鎌倉。賴朝廷之前舍。
隔庭相見。將命者至。宗盛悚然請宥死。賴朝措魚
子俎加刀焉。示之。諷使自殺。宗盛不曉其意。又送
還京師。至祿原。父子別拘。知將被殺也。乃請僧稱
佛曰。吾不死於壇浦。以有清宗故耳。於是皆被斬。

日本外史 卷一 賴氏藏

易傘子男兒

宗盛有次子。曰副將。先斬于京師。初壇浦之敗。時子謂象曰。宗盛非故相國之子也。吾之再姓也。相國期其生男。而女生焉。吾恐相國恨怒也。密使人易之一傘工男兒。宜矣。其不若重盛。以至於此也。宗盛既死。時忠等皆處流。時義經與賴朝有隙。逃奔西海。賴朝恐其與平氏遺黨相依。託作亂也。遣北條時政于京師。購索平氏胤子。伏匿所在者。幼孩生理之。稍長者。刃之。其母若保。徃徃隨死。啼哭四聞。維盛子曰。六代依其母。匿大覺寺側。為人所

丹後侍從忠房
知忠稱
未詳
上總介
忠清
筑後守
貞能
上總五郎兵衛
忠光
敬魚鱗子
眼以為眇

告。當斬。其乳母因僧文覺請宥。賴朝素重文覺。且思重盛德已也。特宥之。削髮為文覺弟子。及文覺圖不軌。六代坐死。初維盛弟忠房遁壇浦。匿紀伊。知盛次子知忠。當族人西奔時。甫三歲。乳母子紀友方携匿備後。後徙伊賀。平氏舊臣藤原忠清。先宗盛一年見捕斬。平貞能削髮奉重盛骨。隱於常陸。忠清二子忠光。景清。與平盛嗣等。潛匿各處。後八年。鎌倉有土木事。賴朝臨焉。忠光雜役徒。欲刺賴朝。嵌魚鱗于眼。以為眇。荷畚出入。賴朝見而恠

上總七郎兵衛 景清 越中次郎兵衛 盛繼

紀二郎 大夫友方

執之。懷利刀。曰。平氏臣忠光欲為故主復仇。究問其黨。曰。獨有盛嗣。聞前在丹波。不知今何之。不復言。絕食飲月餘死。賴朝大索天下。無所獲。後五年。知忠自伊賀還入京師。匿于法性寺側。盛嗣。景清聞之。皆至。諸舊臣稍稍來屬。謀襲賴朝妹婿藤原能保。能保覺之。令兵圍攻。我兵二十餘人。亂射殺敵而死。知忠與友方俱自殺。盛嗣。景清遁走。聞忠房在紀伊。往歸之。舉兵據湯淺城。為熊野別當。所攻破。忠房被捕殺。盛嗣。景清又遁。會賴朝慶東大

八田右衛門尉

寺。景清雜衆中欲刺之。事覺被捕。屬之和田義盛。義盛苦其不遜也。辭之。乃屬於八田知家。景清終不食而死。盛嗣變姓名。仕徂馬。人氣比道廣。為其厩卒。因通其女。每浴馬。為馳射狀。道廣知其盛嗣。而不問。既而隨道廣如京師。遊故妾家。妾家告之源氏。乃令道廣捕之。道廣遣力士數人。候其浴圍之。盛嗣罵曰。奴輩吾欲遁。即遁。而不欲累主人。出而就縛。賴朝面讓之曰。盍死於壇浦。對曰。欲擁一平氏胤。以復舊業耳。又問曰。聞汝依義經。有諸。盛

日本外史 卷一

魏氏藏版

嗣曰。否也。嚮在京。圖判官。而不遂。爾來頗儲利刃。銳鏃。欲一試之於將軍之身。遂被斬。

外史氏曰。自我先王之開國也。非無僭亂之臣也。而未有謀危社稷者。獨有一將門焉。而出於平氏。豈非其宗之大耻哉。然能討滅之者。亦出於平氏焉。則足以相償矣。且自將門一伏誅。而後世無復覬覦神器者。可謂彼以其身標天下木戒也。抑使將門得一檢非違使。則未必甘為反賊。故天慶之亂。皆相門驕傲壅塞上下之所致也。當其無事也。

籠朝廷名爵於私門。而不恤人之失職。及其急也。乃遽揭朱紫。呼號天下。使天下英雄。有以窺朝廷。後世源平爭起。以功邀其上者焉。知其不基於此也。世稱清盛功不償其罪。舉不臣者。輒以為稱首。而不知相家不臣。已什倍清盛。清盛蓋視而學之。否則何遽至此。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自相門之專權也。后皆其女。天子皆其女所生。而卿相皆其子弟親屬。苟非其族類。鋤而去之。雖皇族不能免焉。甚則易置其主。猶視奕棊。清盛所為。無一不

日本外史 卷一 魏氏藏版

似彼己氏者。而加以驚悍。其意曰。以無功之人。猶
擅權寵如此。吾之有大造於王室。何爲而不可。世
以其拔興之無漸。群起咎之。而不言有爲之師者
焉。且清盛所以至此。由後白河帝養成其勢爾。夫
名爵公器。不可私用。人臣而私名爵。是負其君也。
人君而私名爵。是負其先王也。帝濫授先王名爵
於清盛。藉以濟其私焉。而長其負功邀上之心。至
於不可制。將誰咎哉。雖然。成平氏之勢者。不獨始
於帝也。初忠盛受寵於白河鳥羽。連進官爵。人以

爲不次。蓋朝廷倚其力。以抑源氏。抑源氏。所以殺
相家之權也。源氏自滿仲賴光。每爲相門之爪牙。
攝政兼家之驕花山也。源賴信實捍衛道塗。降至
文治之際。朝廷疑關白兼實之助。源賴朝亦非以
其世相黨援哉。由是觀之。延平宗以抗相門。院政
國論所相傳承。其猶寬平之擢任菅氏耶。文武雖
異。其意一也。以菅公之賢。猶不能無戀權之意。平
氏除重盛之外。皆不學無術。其矜功擅寵。進不知
止。曷足尤焉。假設重盛後父而死。盡反其所爲。戒

日本外史 卷一
筋子弟輔翼王室。則雖接踵比隆於藤原氏可也。而源氏何資以起哉。源氏名爲治暴亂。而其實攘竊王權。源平之罪。未易輕重也。且夫源氏猜忍。骨肉相食。孰與平氏闔門。至死不失懿親耶。世傳平語。倚琵琶演之。其音悲壯感憤。聽者莫不悽愴。余嘗西遊長門。過壇浦。觀平氏覆滅之處矣。又抵肥後。聞其州有五家山。山谷深阻。平氏或竄匿焉。子孫至今猶有存者。不與外人交通云。夫平氏於王家功罪相償。天不必勦絕其後。則是其或然也。

外史氏曰。王權之移於武門。始於平氏。成於源氏。而基之者。藤原氏也。故略叙王室相家之系統。以備參觀云。蓋神祖而後三十九世曰天智。是爲中宗。天智子大友卽位。而天武以叔父篡立。傳之持統。文武。元明。元正。聖武。孝謙。帝大炊。凡七世。而天武之嗣絕。光仁以天智孫入繼。大統傳之其子。是爲桓武帝。桓武三子。平城。嵯峨。淳和。兄弟相及。仁明以嵯峨子繼之。文德以仁明子又繼之。文德幼子以藤原氏故立卽位。是爲清和帝。清和子陽成

爲藤原氏所廢。光孝以文德弟代之。光孝而下。宇
多。醍醐。朱雀。村上。父子相繼。村上之子。冷泉。圓融。
兄弟相及。花山。以冷泉子繼。圓融。一條。以圓融子
代。花山。三條。又以冷泉子繼。一條。一條之子。後一
條。後朱雀。兄弟相及。後朱雀而下。後冷泉。後三條。
白河。堀河。鳥羽。崇德。父子相繼。崇德而下。詳於源
平語中。崇德而上。至於文德。廿一世。其非藤原氏
之出者。宇多。後三條而已。故皆計抑其權。而在位
不長。莫能遂志。然宇多以後三朝。不置攝關。政在

天子。白河以後。已辭位而猶聽政。政在上皇。其餘
皆仰藤原氏之成。而其擅政。始於文德云。然余謂
藤原氏驕專。其來久矣。非獨始於文德時也。鎌足
助天智。効力王室。其子不比等。爲四朝元老。文武
聖武。並娶其女。而孝謙。其外孫女也。而皆淫縱。惠
美押勝。嬖於孝謙。殆危國家。實不比等孫。則其家
法可知也。其後光仁。桓武。仁明。獨不出於藤原氏。
而自平城。至文德。又皆其出。文德外舅。左大臣冬
嗣。爲不比等四世孫。冬嗣之子良房。又納女文德。

生清和。文德欲立長子惟喬。而憚良房。遂立清和。則藤原氏之威懾人主。非一日。又可知也。清和生九歲卽位。良房以外祖攝政。其子基經廢陽成。立光孝。關白萬機。攝關之號始此。基經二子。時平。忠平。忠平攝政於朱雀之朝。與其二子實賴師輔。並列三公。於是乎有夭慶之亂。冷泉二弟爲平。守平。村上欲立爲平爲冷泉儲貳。而實賴等以其非藤原氏出。沮之。而立守平。是爲圓融。於是乎有安和之變。師輔三子曰。伊尹。兼通。兼家。兼家三子曰。道

隆。道兼。道長。皆兄弟爭政。伊尹女生華山。兼家女生一條。故兼家令道兼。兼華山遜位。而以下條代之。是其最甚者也。後一條而下三帝。皆道長女所生。是其最極寵榮者也。道長二子。賴通。教通。相繼執政。而賴通生師實。師實生忠實。忠實疎其長子。忠通。而愛少子賴長。於是乎有保元之禍。忠通三子。基實。基房。兼實。基實生基通。基房生師家。兼實生良經。更執朝政於源平之際。其論議可觀者。獨有兼實他充位而已。其後一姓分爲五派。更爲攝

關而其進退皆不復關天下事不足錄也。總之良
房而下。奕葉秉鈞。大抵務營私門。不以國家休戚
經心。而當其爭權。父子兄弟。且不相保。奔競從諛。
舉朝成風。宜乎大亂之基於是。而其終與王室俱
衰共頽。徒存空名。可不哀耶。外史氏曰。吾閱史有
知王霸所以廢興也。源賴朝嘗奏大江廣元為廳
使衛尉攝政兼實議。其不可曰。非儒家進仕之例。
嗚呼。以門閥為賢。以格例為政。驅其才俊。以養梟
雄。而猶不覺悟。爭此區區。兼實且然。其他可知。向

使相家有憂國之心。通變之略。何患於王權之外
移邪。顧嚮者天慶之亂也。亦由藤原忠平之不許
廳使於平將門也。久矣哉。相家之沈滯豪傑也。抑
將門欲自與也。而以得失為榮辱。賴朝欲與之。其
下也。而不以從違為損益。又可以觀世變矣夫。

元治乙丑

源氏

日本外史卷之一終

日本外史

源氏



日本代史卷之二

以齊魯為對秦又下以齊世魯矣人
 曰此而後曰齊魯秦楚魏趙韓燕
 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虞夏商
 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虞夏商
 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虞夏商
 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虞夏商

日本代史卷之二

東...

...

